

初冬时节,我和朋友们来到了牟平鱼鸟河湿地公园。进入景区,走在蜿蜒延伸至树林深处的石砌小径上,心情豁然开朗。小径两边有五角枫、松树、柳树、柞树、杨树等,也有一些叫不上名字树种。树林里层林尽染,颜色各异的树木交织在一起,五彩斑斓。微风吹过,落叶打着旋儿,像一个个精灵在空中悠然飞舞,最后缓缓落到林间的石径上。这个灵动的画面,让人生出即兴赋诗的雅兴。

两边的树林疏朗通透,阳光透过稀疏的枝

叶,温情地洒在地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地上铺陈着五彩落叶,像厚厚的地毯。脚步踏进落叶中,沙沙作响,演奏着生命轮回的乐曲。一位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地上捡树叶,小家伙一只手紧攥着一把红树叶,一只手仍在认真地捡拾。这一幕,在我抓拍下的镜头里定格成画。

前面的朋友喊我快走,说最美的风景就在前面。

久住樊

笼,复返自然,看什么都觉得有趣,这满地落叶、青石小径在我眼里也是独特的风景啊!随手捡起一片落叶,便是大自然赋予我的最好的礼物。

当一棵棵红杉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时,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

重彩的一笔!它拥有宏伟的身躯和令人惊艳的外表。一棵棵红杉树笔直挺拔,枝叶扶疏,树形俊秀,形成层层叠叠紧密的树冠,整体看起来像一座宝塔。杉树有的长在水里,有的长在岸边,有的长在石头堆里,有的长

色彩之中了!水杉树林的地上满是细碎的落叶,红盈盈地铺陈着。所有树木的底部都被粉刷上了白色,像穿上了“防寒服”,清爽俏丽。

木栈道与长廊蜿蜒相连,错落有致。在栈道上慢行,河两边的风景一览无余。河面上,昔日亭亭玉立的荷花已凋零,只剩下枯黄的荷叶和折断的莲蓬静静地伫立在水中,展现出一种别有韵味的残荷之美,让人读出了一种归隐的人生韵味。残荷貌似萧条,其实它将生命孕育在了莲子与藕之中,冬眠在泥塘之下,养精蓄锐,新一轮的生命之芽正在悄然勃发。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

放眼望去,整个河面就是一幅唯美的、色彩艳丽的水墨画。清冽的河水里,那泛着绿意的是莲叶,密密匝匝地平铺在水面上,似乎在与季节做着最后的抗争。绚丽的红杉树倒映在水中,树影在波光粼粼间如梦如幻。岸边垂柳依依,柳枝随风轻拂水面,荡起层层涟漪。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“水上花镜”网红打卡地,真是名不虚传!纵是世上最高级的画师,怕也描绘不出如此美妙的画面。这幅画里,所有的色彩皆是大自然调配的天然之色,浓淡浓抹总相宜,浑然天成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。

那天是周日,天气晴好,有很多游客在鱼鸟河公园观赏美景,木栈道上熙熙攘

攘。那些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影师神情专注,把一个个唯美的画面收入镜头。拍婚纱照的小情侣在红杉林里摆着各种姿势,以绝佳的天然背景定格一个个美好的瞬间。孩子们更是兴奋,撒欢儿地疯玩,童真童趣在大自然里被充分激活,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孩子们开心了。

鱼鸟河公园地处牟平区鱼鸟河腹地,东靠崑崙山,北倚大海,西临鱼鸟河,南携一片广阔山地,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它独特的天然气质。公园内流水潺潺,鸟鸣阵阵,树木林立,栈道蜿蜒,石径延伸,石头绕岸,无限美好尽藏于此。

冬阳尚暖,时光不老。快约上三两好友,去鱼鸟河公园感受红杉林的极致浪漫吧,那是秋冬季节里的童话。走进红杉林,你就是画中人。

醉美鱼鸟河

□鲁从娟

这个季节,水杉已完成了从翠绿到金黄、橘红到艳红的蜕变,绽放出自己最美的姿态,也为寂静的鱼鸟河注入了热情与浪漫。我也终于明白,红杉树为何成为秋冬季节鱼鸟河公园里最浓墨

在芦苇荡里,但都以挺拔的身姿呈现。它的叶子细长而柔软,排列在枝条上形成羽状复叶的外观,这种形态赋予了水杉独特的美感。最亮眼的是水杉树叶的颜色,像打翻了红色颜料罐。那些深橙或大红色的枝叶,层层叠叠晕染枝头,在阳光的辉映下鲜艳夺目。我的心也沉浸在这缤

落叶

□刘吉训

你走得从容
不慌不忙
你早知道自己
的归宿
在何方

大地母亲的怀抱
温暖如春啊
也曾频频回音

风儿知道
那是在向奋斗了一生的岗位
作最后的告别
恋恋不舍
但没有悲叹

也许还未品尝到霜风
酿出的苦酒
也许还未嗅到
果实成熟时散发的芬芳
也许一辈子都没有
享受多少阳光
然而,你还是落下来了
你落下来的时候
大地秋意正浓
秋高气爽

我的关东客爷爷

□林绍海

父亲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,爷爷身上的那股子劲儿,是关外的风雪养出来的。村里人提起他,都习惯喊“关东客二爷”。这名号里,藏着

他20多年闯关东的传奇故事。爷爷名叫林容,是典型的山东大汉,个子高大,身材魁梧。家里兄弟四人,他排行老二。旧时的山东闹春荒,一碗掺了野菜杂粮饭,兄弟几个得分着吃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饿得发晕。

20岁那年,天刚蒙蒙亮,双眸噙满泪水的爷爷,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曾祖母面前,额头抵着冰冷

的地面,磕了三个响头:“娘,孩儿不孝,俺要去关东寻条活路!”不等曾祖母回应,他抓起墙角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,转身就往村口跑,背影在晨雾中缩成一个小黑点。

这一去就是20多年。

在关东时,爷爷干过多种杂活儿。他在长白山伐木时,挥斧头的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厚茧。一棵棵参天的红松倒下的瞬间,整个山体像突发地震一样晃动。在松花江上放排时,长长的木排像一条黑色的龙,在浪里穿行。最危险的一次,让他铭记了一辈子。

那是秋汛过后,江水还带着股野劲,卷着枯枝败叶往下冲。他和两个老乡管着二十几节木排,赶往下游的船厂。刚过三道湾,天突然昏暗,风裹着雨点砸下来,江面瞬间起了浪。“小心暗礁!”掌舵的老乡喊出声时,已经晚了——“轰”的一声闷响,木排狠狠地撞在水下的礁石上,瞬间散了架,圆木像疯了似的向四处漂去。

爷爷被浪头拍进江里,冰冷的水像无数根针扎在他的身上。他呛了好几口水,手胡乱抓着,终于勾住一根浮木。他拼尽全力爬上去,蜷着身子趴在上面。江水浸透了棉衣,很快就结了冰,贴在皮肤上,冻得他直哆嗦。风在耳边吼,雨点砸得脸生疼。他不敢闭眼,紧盯着远处模糊的岸影,心里就一个念头:“我得活着,还得回家见娘!”就这么漂了大半宿,天快亮时,浮木伴他漂到了浅滩。他挣扎

着爬上岸,浑身的冰碴子“哗啦啦”往下掉,棉衣硬得像块铁板。后来他才知道,有一个老乡被浪卷走,再也没见着。

这样的险事,不止一件。有一回下大雪,雪片大得像巴掌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在山里未及时收工的爷爷,因辨不清方向迷了路,眼看就要冻僵。忽然,有只通人性的老狗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,围着他叫唤了几声,便在前面引路。爷爷跟着它,竟摸回了窝棚。

后来,老狗死了。爷爷刨开冻得硬邦邦的土,眼含泪水,为老狗下葬。他还找了块木板,上书“救命狗”三个大字,庄重地立在坟头。这事,他逢人就说,念叨了一辈子。

那年头,山东人闯关东实属无奈。能坚持活下来的,是福分,是万幸。爷爷回乡时,带回一口浓重的关东方言和攒下的一点钱,还有一捆上等

的关东烟叶。村里人围着他,热热闹闹地喊:“关东客二爷,回来了!”不久,爷爷经人介绍,娶了邻县莱阳一大户人家的老姑娘为妻。婚后,虽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,却在柴米油盐里踏实、平静地过着。他们接连生了4个女儿,家中几乎天天都是笑声。女儿们围着他喊“爹”,他嘴上应着,手里却不停地忙活他的营生。偶尔得空,就把小女儿架在脖子上逗乐,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。

谁也没料到,爷爷60岁吉辰时竟老年得子,那就是我的父亲。他欣喜若狂,天天大碗

天福山赠我松玫瑰

□丛素宁

11月23日,秋末冬初的暖阳漫过天福山的山脊,松针的清芬与泥土的温润交织,沁进每一寸空气。我随芝罘区散文学会与诗歌学会的队伍拾级而上,山径间的落叶铺成厚毯,枫红与松黄在光影里流转,踩上去“沙沙”作响,像是80多年前的英雄岁月,在耳畔轻声回响。风穿松林而过,掀起阵阵松涛,不似寒冬的凛冽,反倒裹着阳光的温度,为这场奔赴英雄之地的采风,铺就了最妥帖的序章。

行至纪念碑旁,目光瞬间被周边的雪松牢牢牵引。数十株雪松依山而立,躯干如枪杆般直指苍穹,皴裂的树皮刻满风雨,恰是英雄们未折的脊梁;松针苍翠如墨,在暖阳下泛着坚韧光泽,宛若先辈凝聚的精神火炬。它们静默伫立,枝叶舒展似护佑的臂膀,既守着碑下忠魂,又以巍峨身姿透着“威武不能屈”的气节——这份肃穆,让所有人脚步轻缓,呼吸也随之沉敛。当目光从虬枝移至碑身斑驳却遒劲的字迹上时,崇敬更浓:笔画间藏着雷神庙的硝烟与“理琪们”的赤诚,而身旁的雪松,正是英雄精神的写照,看得见、摸得着。

就在这肃穆的沉静里,一声压低的惊叹打破了沉寂:“大家看!这松果好特别!”同行的马素平老师俯身拨开碑基石缝里的松针,指尖捏起一枚果实,朝我扬手时语气里满是按捺不住的兴奋,声音却依旧轻柔:“素宁,你瞧这形状,像不像玫瑰?”

我循声轻步凑上前,视线瞬间被牢牢锁住——那不是寻常的松果。棕褐色的鳞片层层叠叠,从深褐色的中心向外舒展,边缘泛着蜜糖

般的柔光,宛如一朵被晨光凝固的干玫瑰。接过来攥在掌心,硬实的鳞片硌着指尖,却又沾着松脂的温润。那是山风与晨光沉淀在木质纹理里的温度,是天福山猝不及防递来的信物。我忽然想起方才路过的胶东特委临时旧址:斑驳的青砖墙,垂着枯藤的茅草檐,80多年前,理琪与同志们便是在那样的院落里,借着夜色的掩护,把抗日的火种紧紧裹藏,恰如这松果的鳞片,将种子护得严严实实。那时的风,应该也吹过这片松林吧,只是带着战乱的寒凉;而如今阳光正好,我们踏着暖光而来,身旁的雪松依旧挺拔,脚下落叶间藏着的“松玫瑰”,正是岁月对英雄初心的回应。

这枚“松玫瑰”,是英雄风骨的无声镌刻。它不是普通的草木果实——那些层层叠叠的鳞片,是英雄们攥紧的拳头,是国难当头时不肯松开的信念;是雷神庙战斗中,理琪身中数弹仍指挥若定的坚毅;是胶东儿女“吓不倒、打不散”的铮铮铁骨。松本耐寒,却也能在暖阳中舒展生机;雪松傲立山巅,任风年侵蚀仍岿然不动,恰如当年的起义者,在绝境中守护着希望的火种,终盼来如今的暖光。而松果长成玫瑰的模样,是天福山最深情的隐喻:把枪林弹雨的悲壮、生死抉择的决绝,都酿成了草木间的柔软,让我们这些后来者,不必仰望墓碑石上的文字、雪松的巍峨,只需捧着这朵“花”,便能触到先辈的热血与赤诚,感受到精神传承的暖意。

我顺着碑下的松树丛俯身,指尖拨开厚厚的松针——一枚、两枚、三枚……那些藏

在枯草里的“松玫瑰”,仿佛是英雄精神散落人间的印记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拾起,轻轻地摆放在纪念碑前。松针铺就的碑基上,几枚棕褐色的果实静静伫立,与身后的雪松相映成景,像一束永不凋零的花,致敬着80多年前为民族觉醒而赴汤蹈火的英雄。而后,我拣出几枚鳞片饱满、纹路清晰的“松玫瑰”,轻轻装进随身的布口袋。那枚掌心的硬实触感里,竟也透着阳光的余温。这是英雄精神最真切的回响,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

下山时,松涛依旧,胶东特委临时旧址的院墙在林间半隐半现。布口袋里的松果随着脚步轻轻晃动,重量愈发清晰,暖意也一路随行。此时此刻,案头上的“松玫瑰”正被灯光镀上琥珀色的光晕。我忽然彻悟,天福山递到我掌心的,从来不是一枚寻常的野果,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之托——英雄从未远去,他们的坚韧,化作了雪松迎霜傲雪的倔强、松针向阳而生的执着;他们的赤诚,凝作了松果抱籽藏暖的深情;他们的精神,早已融入山间草木,成为可触、可感、可携的生命力量。

摆放在纪念碑前的,是对先辈的致敬;装进口袋里的,是对精神的传承。如今,我们接过这枚“松玫瑰”,便是接过了先辈的信念;以雪松般的坚韧扎根岁月,以玫瑰般的赤诚担当使命。这枚来自天福山的“玫瑰”,是种子,是信物,更是精神的火炬——它照亮了过去,也指引着未来,让天福山精神在新时代的暖光里,绽放出穿越时空的光芒,成为每一位后来者心中永不凋零的信仰之花。